

【我在坦桑尼亚援医的日子①】

在小院种下故乡菜，从中国带去菜种

整理：本报记者 范佳
口述：魏启亮

1991年，那年50岁的我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探索异国的机会。第十二批赴坦桑尼亚的山东省援外医疗队开始报名了，当时我所在的单位山东省中医院只有一个针灸大夫名额。

在此之前医疗队援外基本上算是政治任务，援外人员都是上级指定、选派的。到我们这批时改为自愿报名后政审，筛选出年资高、技术经验好且年龄不超过50岁的大夫。

作为医疗队里唯一一个针灸大夫，我顺利入选了，这让我很自豪。但当时家中大儿子正读高中，小儿子刚初中毕业，一走两年，两个正处叛逆期的孩子都留给妻子，我也挺放心不下。

我们这批医疗队会集了来自齐鲁医院、省立医院、妇幼保

健院、千佛山医院、省中医、市立二院以及青岛、烟台等省内外医院的专家，有三四十名，包括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麻醉科等多个类别。

路途漫漫，我们乘汽车到达北京后，再从北京飞瑞士，然后转飞埃塞俄比亚再到坦桑尼亚。大部队抵达瑞士时是当地时间早上八点，可到晚上九点飞机才能起飞。由于我们没有办瑞士的签证，大伙没法出机场。

“这么长时间，不去领略一下瑞士的风光太可惜了！”队伍中有人感慨。最后，经过翻译的多方沟通，机场终于同意让医疗队把行李押在机场，放我们出去逛逛。

最终，飞机降落在坦桑尼亚的前首都达累斯萨拉姆，当晚大



使馆的工作人员接见了我们，把我们暂时安顿在达市的经贸代办处。第二天一早，医疗队被分到了四个驻点，我和其他六七个人乘车来到了多多玛。我们暂时住在宾馆中，等到上一批医疗队腾出房间，和我们交接之后，我们便正式入驻多多玛了。

之前的医疗队是要下乡巡诊的，老队员曾反映条件艰苦，我来之前也做好了心理准备。来这儿之后发现，多多玛尽管医疗设施挺差，但住宿环境挺好。

那是个人少而幽静的地方，有很多针叶植物，主干道多是四排车道的柏油马路。空气特别好，天总是蓝得如洗过一样。我们的驻地是一排平房两个院，曾是当地高级官员的公寓。我们四五个人住在一处，一进门是门厅，旁边是餐厅，一人一间卧室，还有仓库、洗手间和浴室。

虽然地处非洲，但多多玛并不炎热，最热的时节在树下依然很凉爽，晚上还要盖条毯子。多多玛海拔八九百米，初来乍到，我有点高原反应。头几天我总感觉胸闷心慌、呼吸困难，走路都不敢太快。直到两周后，我才渐渐适应过来。我专门从家中带了一些维生素C和治疗拉肚子、嗓子疼的抗生素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后来，一位来自青岛的52岁外科大夫因为心脏问题提前回国了，我便成了队里的“老大”。

让我欣慰的是，在异国依然能吃到中国饭菜，这真幸福。来时我们每人都带了中国的菜种，我们住的小院后面有菜地，里面被我们种上了辣椒、豆角、芸豆、卷心菜、菜花、香菜等当地没有的蔬菜，我们也能一饱口福了。每天中午，当地的大夫回家喝过茶，回医院同我们接班后，一点钟我们便可乘车下班了。

下午的时光，随队同来的厨师小王和我们一块下地劳动。虽然那里的土地比较死且硬，但不妨碍大家努力干活、自给自足的热情。没有肥料，我们就用盆盛了尿浇地。在我们的辛勤培育下，地里蔬菜长势着实喜人。

菜地旁还有一棵很大的木瓜树，树太高，人爬不上去，但我们仍有办法，拿一个长杆子，头上安上钩子，旁边挂上袋子，拿钩子一钩，木瓜就掉进袋子里了。远在异国他乡的我们，能吃上新鲜的蔬菜水果，简直太惬意了。

我们还在小院里建了水塔，把一个水箱举到和屋顶差不多的高度，这样就解决了平房水压不稳的问题。夜里，当地的警察带真枪实弹巡逻，因为这里曾发生过电视机被偷的事件。有了警察巡逻后，每一天夜里我们都能安心入眠。

左图为魏启亮(左三)与朋友们在多多玛的农贸市场。

【浮世绘】

猫与鸟，狭路相逢

叶倾城

夏至前几天，是梅雨前必有闷的天气：上头一把天火熊熊烧着，空气低低地扣在每个人头上，像摘不掉的帽子，汗出来散不掉，又掉回到每个人身上。热得燥得人听见黑云层里一声霹雳便忍不住暗叫一声“爽”。

花猫杜威怕雷，大雨一起就溜烟儿进家，我笑它是“抱头鼠窜”。雨停了，它又屁颠屁颠上了阳台，大概它和我一样，也很享受雨后的凉爽与空气中的湿意吧。

我在电脑前工作，听见细碎的脚步声，是杜威找我玩来了。奇怪，它停在我脚边，怎么一声也不出？我一偏头：“啊，它嘴里叼了个什么东西，好像是只……鸟？”

我家住在花木葱茏的旧小区，整日里鸟语花香，我每天睡在鸟儿的独鸣里，醒在鸟儿的大合唱里。它们时常上阳台，吃我妈在花盆里种的菜，啄我挂晾的香肠，也会在我晒的被子上拉屎。

收养了花猫杜威之后，好长一段时间，鸟雀绝迹。这一阵，杜威多半在屋子里溜达，鸟儿们又陆续来了。想来是这一次，它与它

狭路相逢。猫与鸟，是不是天敌？

一惊，我蹲下身，一手牢牢按住杜威，另一手不假思索地从它嘴里掏。猫口夺食，恶虎口中夺脆骨，杜威感觉到我的动作，头微微动了一下，疑惑地看着我。

我怕手劲一大，它直接一口把鸟咬碎了，便柔声叫它：“杜威杜威，给妈妈。”轻轻地、带点力道地抽。杜威有一双冰冷的黄眼睛，紧盯着我。它是家猫，但它的眼神属于猛兽，若我的体积只有现在的百分之一，这眼神会让我魂飞魄散。

我终于把鸟掏了出来，暂时搁一边。一把抄起杜威，抱到阳台上，咔嚓一声锁上门，就往回跑，只听见它在我身后着急地喵喵呜呜大叫。

我喘得厉害，摸摸小鸟——是只麻雀——似乎有心跳，也可能是我的。好像有体温，也可能是天太热。它浑身湿透，羽毛凌乱。我到处找，最后把一堆杏仁饼倒出来，空出了饼干盒，垫上了报纸，把它放进去。它的伤势可能不轻，灰褐花的羽毛里透出

一丝一丝的血痕来。

杜威在门外不屈不挠地大叫，它一定在想：坏妈妈，抢我的伙食。

我去厨房找了些小米，撒在盒子里。我轻轻拨一下小麻雀，它随着我手的动作，身体向一侧倒下去。我心一沉。把它搁在掌心，试着轻轻举起它的头，就像举一小团破布。我不甘心，连连拨弄它，它一动不动。它应该……已经死了。

它小小的尸体在我掌心。突然间，我满心歉意，又不知道该向谁抱歉。

小麻雀是无辜的：那么大的雨，来得又那么猛，它来不及飞回家，只能狼狈地暂时找一个避雨处。它上错了阳台，死神蓦地出现，是雨水打湿了它的羽毛吧？它飞不起来，被命运咬住了咽喉。劝君莫打三春鸟，子在巢中盼母归。在巢中眼巴巴等它的，会是它的爸爸妈妈还是儿子女儿？

但杜威又错在哪里呢？《了不起的狐狸爸爸》里有一句经典台词：我们是野生动物。在我把杜

威从院子里捡回来之前，不知道它流浪过多久，除了翻垃圾桶、等好心人的喂饭，它很可能捕杀过老鼠也扑杀过鸟。捉到小麻雀，它应该很高兴吧，一击得手，证明它宝刀未老。它兴冲冲拿来给我，是炫耀，也可能是打算跟我分享一下，甚至是讨好的反馈——你天天给我吃的，今天轮到我了。此刻它一定以为我想吃独食吧。

隔窗我看见，杜威跳到阳台上离我最近的一角，以震耳欲聋的音量大喵特喵，好像在说：自然界就是这么残酷，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命运。你给我提供每日必需的食物与水，但你控制不了我的灵魂、我的野性。

终于，我开了阳台门，把死去的小麻雀还给杜威：那是它的战利品，它骄傲的小旗帜。迅速回头，我不想看见即将发生的事，关上阳台门，像把整个大自然与初夏都关在身后。

杜威会怎么对待小麻雀呢？那是它们之间的事了，我管不着。

人类，总是在这一次一次的低能为力里，懂得了自己的渺小。

【在人间】

窗台上的龟背竹

林丹

我家的窗台上，曾摆过各种各样的花草，从好养的仙人掌到难伺候的君子兰，却极少长久！独有一盆龟背竹，瞅着眼前其他花草生长、凋零、枯萎，默默地处变不惊，静静地发芽抽枝，长得不疾不徐、不艳不丽，见证了我们的养花史、我于泉城的创业史，不知不觉，已然十年……

龟背竹是朋友送的。当年搬家，于泉城举目无亲，加之不喜张扬，搬了也就搬了，继而投入紧张、忙碌的生意之中，一心只想着尽早还清压力山大的房子贷款。朋友姓袁，开着一辆四轮小货车，长我十几岁，当时已快五十了，方方正正的脸庞，皮肤黝黑，额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，身子敦实，一副风里来雨里去的样子。因常给公司送货，一来二去，我们渐渐熟识，大家都管他叫老袁。至于他的真名，却无人提及，慢慢地，也就忘了。

老袁那日来家里结账，看完我的新居，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，临出门时，执意说要送我几

盆花草，我未置可否，权当玩笑。没想到，才过了几日，老袁送完货物，随车给我拉来几盆花草，其中就有这盆龟背竹。我坚持要付给他钱，老袁不乐意了，涨得一张黑脸瞬间显出暗红来：“不是啥好东西，图个喜庆……”未了，又再三叮嘱我：“都是些好养的花草，记得浇水就行……”不知为什么，在生意场中习惯了迎来送往的我，心底竟莫名涌出一丝淡淡的温暖与感动……

龟背竹诚如老袁所言，不事华丽，命微易养，想起时就浇点水，没想起就搁那里，也没施肥，小小的一个花盆，不多的一些土壤，没几日，竟于枝上长出了嫩叶，先是卷裹着，慢慢伸展开来，舒缓着，由牙白至淡绿、至深绿，层层渗透，长成了，绿叶大若手掌，状如龟背，终至绿意盎然、一尘不染……单调而沉闷的室内，因此滋生出一些丰富与灵动来。我不禁暗自感谢老袁的好意，方便时，就介绍几个做生意的老乡

给老袁。老袁为人厚道、做事踏实、价格合理，渐渐地，大家用车都愿意找老袁了。

有货拉时，一个电话，老袁风风火火地赶到公司的楼下，帮着公司的小伙子抬上抬下，一张黑脸油光可鉴，从不作壁上观，也从无怨言；没货拉时，碰上我空闲，老袁便拉上我，街边小摊一停，小马扎一坐，喝上几杯扎啤，喝着喝着，就打开了话匣子……老袁有一个女儿，在医科大上学，是他与前妻的小孩，前妻离婚后拍拍屁股走了，父女俩相依为命，再过两年，女儿就要大学毕业了，老袁也该歇歇了。说起女儿，老袁一脸的笑意，眼角的皱纹眯成了两朵璀璨的花，眼里满是浓浓的父爱、自豪与骄傲！说着，老袁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个钱包，摊开了，里面有一张他女儿的照片，小女孩文文静静、秀秀气气的模样，咧着嘴望着远处的前方，一脸阳光……

第二年的夏天，老袁驾车随我的一个老乡的小孩去邯郸送

货，行驶在国道上，一辆拖拉机突然从旁边的桥洞里钻出来，老袁躲闪不及，与一辆迎面驶来的大卡车撞在一起。老袁在送往医院抢救的路上就不行了，而旁边老乡的小孩竟完好无损！这一年，他引以为豪的女儿刚刚从医科大毕业，而老袁永远赶不上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了……

这么多年，每每看到窗台上的角落里静静生长的龟背竹，我常常懊悔地一遍又一遍自责：假若没有我介绍老乡给老袁，老袁就不会出那趟车，就不会有那场飞来的横祸，现在的老袁该是与自己的女儿在一起，女儿也应该有了自己的小孩，老袁一定是在泉城的某个小区的林荫道上遛着弯，悠闲地含饴弄孙、享受天伦之乐……

龟背竹依然静静地开在花盆里发芽、抽枝、生长，依然默默地在窗台上伫立、等待、守望……老袁，我的老大哥，是您在天堂的灵魂托它陪伴我？还是它在尘世的生命对您念念不忘？